



“马厂道”吴公馆昔日传奇(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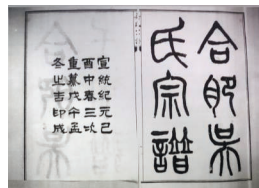
口述人:吴铨英 采访:刘哲 文字整理:刘长虹 图片提供:吴铨英 韩军 唐硕翔



中间坐者为吴新田,后排左一为吴新治(1927年摄于陕南汉中)



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与教官合影。从左至右:德国教官瑞乃尔、商德全、滕毓藻、吴鼎元、段祺瑞、孔庆塘



上图:清末版《合肥吴氏宗谱》

左图:吴鼎元



上图:耀华中学礼堂碑文及吴新治干事名

他还继续独揽军权,绕过国务院,军权都掌握在他总统府里,所以他总统府里设立一个军事处。正官长是段祺瑞,副官长是我二祖父吴鼎元,但是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,1915年就去世了。

去世以后,袁世凯下令,吴鼎元原来

是陆军中将军,按照上将的规格给抚恤。我说这段事儿,就是我二祖父吴鼎元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,驻军芦台大营,又守过大沽口炮台和北塘炮台,跟天津还是有密切关系的。二祖父吴鼎元在天津的这些事,到现在也是鲜为人知,未见有文章记述或谈及。

吴家与聂家、施家渊源颇深

另外,说说我们家和聂士成家的关系。因为我们都是安徽合肥人,正是因为二祖父在直隶省,所以我祖父带着他这一支的全家从合肥搬来,到了芦台。因为芦台是聂士成部队的大本营,绝大多数都是安徽合肥人,都是淮军的家属,所以我祖父也就带着家小一起投奔来了。

我二祖父的次子吴新振,是我的八伯父(按大排行),后来还娶了聂家的女儿为妻。八伯父到天津来,我都见过。因为吴、聂两家是姻亲,1947年左右,天津聂家娶媳妇,还给我家发来请帖,我父母带我到国民饭店去贺喜,当时是请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证婚,主婚人还讲了话,婚礼圆满结束后,我还到餐厅吃了点心。

当年,芦台大营被八国联军攻陷以后,祖父、二祖父带着家属又一起逃难,辗转直隶,最后到了济南,我们家也就搬到了济南。

1925年在济南,施从滨被杀。我们吴、施两家也有姻亲关系。我的姑父是施从滨的长子,叫施中良。孙传芳杀害了施从滨以后,我们这两家就匆匆忙忙地在1925年底、1926年初,从济南搬到天津,躲到租界,为的是避战乱。

施剑翘和我姑父是兄妹关系,她为什么要在枪杀孙传芳以后,打电话到吴公馆?因

为我姑父和姑母就住在我们吴家。当时,接电话的是我五叔(吴勤谟),她是请转告她的兄嫂,“大仇已报”。

我的父亲吴新治成为吴家当家人

我的父亲吴新治,字季修,行四。他是在湖南讲武堂毕业。

1916年至1928年先后在徐州督办公署,陆军第七师,岳阳、长沙镇守使署,陕南边防总司令部,陕南护军使署,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六军任职。

1929年,我伯父吴新田下野回天津,我父亲跟着一块儿回来了。

后来吴家当家人就改成我父亲了,原来我五叔当家人,我父亲回来了,我不知道当时的情节是怎么回事,反正后来是我父亲当家人了。就是家里的房产都是“吴忠恕堂”的名义,或者是我父亲的名义登记注册。

当时,天津市英租界有一个纳税人公会,纳税人公会就是说在英租界交房地产税的一些用户,因为交税,这些人成立一个组织叫纳税人公会。英国工部局每年都要把他们的开支情况、各方面的工作要作一个书面的汇报,要向纳税人汇报。

纳税人公会成立了以后,我父亲作为家族的代表,当选为天津英租界纳税人公会的常务干事,为英租界华人利益服务。当时常务干事就是核心人员吧,有这么五六个人,经常可以碰头开会的,一般干事是开大会来一次,常务干事就是经常碰头。

父亲积极推动耀华中学扩建

在耀华学校建立和扩建的时候,我父亲积极地在里边推动。他跟工部局交涉,就是去交涉要钱、找地等一些事,后来还积极推荐了耀华的校长,叫陈晋卿。

陈晋卿是我大伯父的部下,他在那当过参议,他是北京政法学堂毕业,诗书的功底都很好,字也写得很好。耀华学校的“礼堂”两个字就是陈晋卿写的,在墙上刻着。

现在耀华中学礼堂正厅墙上《天津耀华学校记》碑文中,还刻着我父亲“吴新治干事”的名字。

天津解放后,我父亲参加了“民革”,并创办手工业社,后改称“民园纸制品厂”,1964年退休。

(未完待续)

(扫描二维码,收听《话说天津卫》讲述音频)



稿件来源:天津新闻广播《话说天津卫》节目
播出时间:周一至周日 20:00-21:00
播出频率:天津新闻广播 FM97.2 周一至周六 23:00 重播
在线收听:万视达 APP/津云 APP/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
16602675331(同微信)



主持人刘哲电话:

16602675331(同微信)

今天的马场道,昔日叫“马厂道”时,北洋将领吴新田的“吴公馆”可谓十分低调,吴家的传奇往事外人也知之甚少。其实,早在清末抵抗八国联军侵略,在北塘海防炮台弥漫的硝烟中,便已有了吴家祖辈的身影。此外,耀华中学的建设中,也有吴家人积极推动的身影。今天,我们继续跟随《话说天津卫》节目听友吴铨英老先生的讲述,去揭开武功世家——吴家两代元戎的家族往事。

(吴铨英:原籍安徽合肥,1935年生于天津,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,在校任教,后被调到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,高级工程师)

武功世家 两代元戎

吴家祖居合肥,属于合肥吴氏宗族武功老四房这一支。是将门后代,武功世家。

《合肥吴氏宗谱》中记载:五世祖吴尚礼,为乾隆年间进士,授武功将军,曾镇守福州、台湾等地。

到我祖父这一代,继续承祖讲武。祖父吴鼎铭——北洋军第五镇正军需官,山东督军署军需长(相当于今军区后勤部长之职)。二祖父吴鼎元,清天津武备学堂一期毕业,副都统衔(正二品),民国按上将例给恤。大伯吴新田,北洋陆军大学一期毕业;二伯吴新翼,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毕业;父亲吴新治,湖南讲武堂毕业。吴家两代五人,从清末到北洋皆在军队供职。

我大伯父吴新田,北洋时期曾任陝西督办、陕南护军使、陆军上将衔。他的事在以前文章里多有记述,这里不多谈。我只说说我的二祖父和我的父亲。

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吴鼎元

我的二祖父吴鼎元是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毕业生,跟段祺瑞同学。

当初,李鸿章选了武备学堂的五名优秀毕业生到德国留学,到克虏伯炮厂,我二祖父就在其中。

回来以后,我的二祖父因为学的火炮技术比较好,就先到江南制造局指导火炮的制造。后来又调到直隶省,负责渤海沿岸的炮台建设,后来他担任大沽口炮台的总教习,再后来又当过炮台指挥、管带。

在庚子年,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,当时因为考虑以前英法联军是从北塘登陆,所以又把我二祖父调到北塘炮台,还是担任指挥。可是这时候,大沽口陷落了,他没在大沽口,他要在大沽口恐怕就阵亡了。他当时调到了北塘炮台,大沽口、北塘两个炮台都归他管,但是他本人是坐镇在北塘炮台。

1900年9月,大沽口炮台陷落以后的100天,八国联军又从陆地上向北塘炮台进攻,清军奋起抵抗,但是后来得到李鸿章李中堂的命令,我二祖父率全队撤出,撤到芦台大营。

聂士成当直隶提督时,他的大营设在芦台,聂阵亡后,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,就把聂士成原来的部队都并入到袁世凯的部队里去。后来我祖父、二祖父就调到了山东,成立第五镇,就

是山东的第五镇。

第五镇在山东的驻兵只有一个协,现在叫作“旅”,当时叫“协”。一个协里边有两个“标”,按现在,实际上就是团的编制。在济南,我二祖父就是标团的负责人,也就是现在说的名词——团长,他这一团人就驻在省会济南。

辛亥革命以后,我二祖父首先要独立,因为他是掌管军权的,山东巡抚孙宝琦就跟着这一块都独立了。

后来袁世凯又觉得,要是独立了,跟孙中山谈判的筹码就少了,所以他又派人来说劝先别独立。因为都是袁世凯的部下,这时候我二祖父就又主张取消独立,反正这局势的反复是听袁世凯的。“不独立”,就是想增加和孙中山谈判的筹码。因此,当时山东的局势是这么一种情况。

原来的山东第五镇的统制出城跑了,因为兵变都独立了,他就跑了。这时候没有人管理山东军务了。清廷就任命我二祖父为代理统制,第五镇的统制,就相当于一个师的师长。

又因为他取消独立有功,清廷授给他副都统的衔,又是正式的统制,又会办山东防务等等一系列官衔。还封“建威将军”,并追赠三代。我祖父上边的三代人都被赠为“建威将军”,这在我们家谱里有详细的记载。

后来,段祺瑞领衔,有四十七名将领联名发出通电,逼迫清廷退位,成立共和。这个电报成了压倒清廷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,全国四十七位将领都是带兵的、有实权的,联名反对清廷,清廷受得了吗?四十多位将领里边,就有我二祖父,因为他当时是山东的,可以说是军事负责人。清廷一看将领们都反对帝制,这个仗还怎么打?所以清廷皇帝就退位了。

成立民国以后,袁世凯把我二祖父调到北京,在总统府里任军事处的副官长。袁世凯为什么成立军事处?